

中國古時候最早制定教育政策的是漢武帝，他那個時候距離春秋戰國還不算太遠。中國特別是在戰國的時代，也可以說包括春秋，真正是百家爭鳴，思想完全是一個開放的時代。我們現在所得到的子書幾乎全是那個時代的作品，他們對於宇宙人生的觀察，確實都有獨到之處，都有相當高的智慧。漢武帝在這麼多人當中選定孔子、孟子為中國教學的主流，這是高度智慧的選擇。為什麼？教育政策一定要顧慮到全民的福祉，社會的安全，這是制定政策最高的標準，而孔孟之道是講中庸，它能夠符合這個要求，能達到這個標準。儒家講中庸，佛法講中道。

到宋代朱熹編一部書，就是現在大家所熟悉的《四書》，《四書》是朱子編的。這就是把儒家一些龐雜的學說將它精簡，便利於讀誦受持，以後就定為必讀之書。國家考試出題大概多半都是在《四書》裡頭，佔的比例很大，所以就成為一個必修的科目。《四書》編得好。《大學》是講方法，什麼方法？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裡面講一些原則，人人能懂得這個道理，遵守這個原則，的確社會安定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幸福，國家富強。《中庸》是講理論、講道理，為什麼要這樣做法。而《論語》跟《孟子》這兩種東西，可以說是一個典範，孔子一生所行，孟子一生所行，就是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，他們做到了，用今天的話說，完全落實在生活上了。

朱子也是很喜歡讀佛書的人，他編這部書，我總是在猜想，他這個靈感從哪裡來的？什麼啟示讓他編這部書？我非常懷疑他是從《華嚴經》上得來的，因為《四書》非常像《華嚴經》，《華嚴》

有理論、有方法，後面還帶表演，善財童子五十三參是表演。你看《四書》，有理論、有方法，後面也帶表演，孔老夫子做出來給我們看，聖人，孟子做出來給我們看，賢人；在佛家一個是佛陀，一個是菩薩，所以它那個架式非常像《華嚴經》。儒講中庸，佛講中道。佛法是漢明帝派了特使到西域去迎請，來了之後朝野當中一交流，對話、討論確實跟儒家所講的非常接近，比儒、道講得還要詳細，（這個道是道家，老莊），還要詳細，還要透徹，這才受到中國朝野的普遍歡迎，在中國發揚光大。確確實實只有這個理念，這個原理原則，能夠帶來世界和平，中國古時候講「天下太平」，人民安樂。

儒、佛教人第一個理念，就是教人要守本分。近代我們淨宗印光大師教給我們「敦倫盡分」，就是守本分，敦睦倫常，了解人與人的關係，這非常非常重要。明白人與人的關係，人與大自然的關係，人與鬼神的關係，這叫大學問。然後如何與人、與自然、與天地鬼神共處，處得和睦，這就叫敦倫，和睦非常重要。諸位都到過北京，我相信都參觀過故宮，故宮最初是元朝建立的，經過元、明、清三個朝代，五百多年的歷史，它最主要的建築物是三個大殿，三個大殿的命名都沒有離開「和」，你就曉得古時候這些領導人、統治者對這個字是多麼的重視。

孔老夫子所說的「禮之用，和為貴」，你看最大這個大殿，「太和殿」，「太和殿」後面是「中和殿」，最後面一個是「保和殿」，你想想看他們的用意。這個意思很深、很廣，就是教人上從帝王，下至庶民，全國一體，要遵從和睦，化解一切爭執。儒家講這個三和，我們佛法講六和，比它講的還透徹，容易明瞭。他們的太和、中和、保和落實在生活上，就是我們佛法講的六和。佛法講得淺顯，不含蓄，讓人一聽就明白了，明瞭之後要認真努力去做。

一些人為什麼做不到？為什麼不能跟大眾和睦相處？不明瞭諸法實相，在這個裡面生起妄想分別執著，所以才犯了錯誤，錯誤就是不和，事實真相是一切法不可得。

《華嚴經》上所說的，舉釋迦牟尼佛為一個例子，或者是講毘盧遮那如來，從初發心成道，一直到成就佛剎，普度眾生，都沒有離開剎那際，這是說出事實真相。這句話很不好懂，剎那際就是一剎那，這個觀念用現代的話來說，突破了時間與空間，時空都不存在了，我們很難想像。所以佛法一定要有禪定的基礎，我們為什麼見不到？我們心是動的，見不到事實真相。佛所見的這個境界相跟我們不一樣，他的心是定的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這是諸位將來講經說法要注意到的，甚深的禪定不是打坐、面壁。

我們塑造佛像，絕大多數的佛像都是坐像，佛是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裡？決定不是的，如果坐在那個地方，他還能幫助眾生嗎？還能服務社會嗎？佛菩薩一天到晚忙得團團轉，忙得不亦樂乎，可是跟他塑像一定要塑個坐像，這表示什麼意思？行住坐臥他都在定中，這個坐像是表示定，表法的意思，不是他真坐在那裡，真坐在那裡什麼事都不能辦了。雖然一天到晚忙碌，為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、離苦得樂，他從來沒有起心動念，從來沒有分別執著，這就是「坐」的意思。也就是說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」，不取於相是外不著相，不著相就是不分別、不執著，內不動心，永遠是清淨平等覺，這就叫「坐」，「坐」是這個意思，不是真的坐在那裡。

禪宗六祖惠能大師，你看《壇經》裡面解釋坐禪，他講坐禪這個意思，完全根據《金剛經》上講的，內不動心叫坐，外不取相叫禪。六祖能大師坐禪也不是面壁，他在碓房裡面工作，非常勤奮，當時五祖的道場人眾甚多，他在碓房裡面舂米、破柴，我們在經上

所看到的五祖忍和尚的道場，那個時候差不多將近有兩千多人，兩千多人吃飯那夠忙的了，他哪裡還有時間去打坐，這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那叫真正的坐禪。

這是修行人的本分，敦倫就要盡分，盡我們自己本分。每個人身分不相同、工作不相同，一定要把本分的事情做好，人人都能把本分事情做好，社會是和諧的，彼此互相合作，社會才能進步，才能繁榮，才能興旺。人人都能過好日子，要做到這一點，最重要的一個關鍵，就是念念要為眾生想，要為社會想，不能為自己，為自己就會傷害社會，會破壞和諧，整體的利益消退了，自己也要遭受苦難。

你們大家看看最近新聞報紙裡面所報導的，東南亞經濟危機，這個事情怎麼發生的？有些人在操縱，為自己的利益，不顧整個世界的安全，別的國家地區經濟發生危機了，自己還是受影響，不可能說自己不受影響的，沒這個道理。儒跟佛的偉大，就是念念為整個社會，為全體著想，世間人大家都有福了，我當然有福，大家沒有福，一個人決定過不了好日子。佛尤其偉大，佛是為盡虛空遍法界一切眾生著想，這比儒家講的範圍大得太太多了。

儒家說敬祀鬼神講的含糊，講的不清楚，天地鬼神，在佛家講這頂多是一個世界，照儒家所說的跟佛經一對照，大概世間人所講的天地鬼神，都沒有超越一個小千世界。古印度的這些宗教家們他們聰明，他們說到大梵天王，那就到色界了，到大千世界了，但是都沒有能夠超過大千世界。佛法講的是盡虛空遍法界，無量無邊諸佛刹土，這個心量多大。學佛要能契入佛境界，沒有別的，第一個條件就是把心量拓開，如果念念都想自己，那就難了。

心量拓開也並不是叫我們要搞許多大型的這些活動，也不是這個意思。我這一生，過年就七十二歲了，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大型的

活動，過去在台灣，台灣佛教要辦什麼活動，我沒有參加過，舉辦一些國際上的會議，我從來沒有參加過，我所參加的，都是人家邀請我去講經、講演。這次李木源居士在這裡辦淨宗大會，我還是頭一次，他原來定的題目是「世界淨宗大會」，來跟我商量，我把「世界」兩個字圈掉了，太大了，我們哪有世界淨宗？我們沒有。可是我們的心量很大，我們不搞這些活動，所以實際上跟諸位說，我這麼多年來，我自己沒有道場，道場過去是韓館長建立的，台灣華藏圖書館是她建立的；佛陀教育基金會那是簡豐文居士建立的；美國跟澳洲這兩個道場，也是韓館長建立的，我們出家人，出家人沒有家，這是正確的。

我們寄居在在家信徒的道場，如佛當年接受這些國王大臣的供養，那個供養我也講過很多次，佛與大眾接受的是使用權，不是所有權，所有權是在家居士的，我們是借這個場地來養道，借這個場地來弘法。決定沒有一個「我所有」的這個觀念，這個觀念是決定錯誤了，你看一切法是不可得，你怎麼會有個我所有？這是個妄想，是個執著，這是錯誤的。我們住在這個世界，很清楚、很明白，一切所需都是暫時的，像住旅館一樣，我們有使用權，決定不能有所有權，決定不能有佔有的這個念頭，所以這一切諸法，遇到的時候，不會生歡喜心，失掉的時候，心底也很平靜，沒有得失。

佛是我們最好的一個示範，最好的一個榜樣，佛一生教學，沒有組織任何團體，這一點我們要明瞭，要記住，否則你就把佛法變成世間法了，你依舊墮落在六道，你不能超越。所以佛法不像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不像宗教，他們有組織，佛法沒有組織，雖然在中國普遍的有宗派，有各個道場，但是中國所有道場都是自己獨立的，沒有說這個道場歸那個道場管，沒有，這是一般人認為佛教不如其他宗教的地方。其實沒有組織有什麼不好？我覺得好處比那些有組

織的多，諸位冷靜觀察就明瞭，佛法教我們求的是清淨心，一個小小的獨立道場，在這個裡頭辦道，身心清淨，無憂無慮。有組織就很麻煩了，我這裡清淨還有別的地方干涉我，還有許多事情要牽掛，像一個蜘蛛網一樣，哪裡一動，全盤都動了。

所以佛法是教學的一個場所，這是決定要記住的。跟從前私塾學校一樣，個人辦個人的，但是都是遵守佛陀的教誡，都在那裡學習敦倫盡分，將自己本分工作盡心盡力做到盡善盡美，給社會大眾做個好樣子。這就是勸導社會大眾，每一個人都在自己本分的崗位上，將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，這是真正的教學，決定不搞組織，決定不搞群眾，雖然做，做的再多，身心無事。今天社會每個人都很忙碌，我們佛教法師也是到處東跑西走，現在在國際上到處跑，我們跑的是什麼？我們是忙無事，無事忙，很有味道！這是跟世間人不一樣的，再忙碌，依舊是悠閒的，依舊輕鬆愉快，沒有憂慮，沒有煩惱，沒有分別，沒有執著，到處隨緣。我這一生的忙碌就是接受人家邀請去講經，除此之外沒事了，講經一般都是一天兩個小時，現在多半都是在晚上，白天的時間，那些同修們帶我去觀光，到處看看玩玩，晚上到時候講經，沒事了，經都講得很熟了，也不要預備，所以忙無事，無事忙。

年輕的時候多用一點工夫，盡量多學一點，晚年你就可以忙無事，無事忙了，就自在了，這個帳要會算。我在年輕的時候，我的一些朋友、同事，都說我是書呆子，一天到晚看書，不知道去玩，他們一下班、假期，都是去歡樂場中去玩去了。我在假期裡面空閒的時候，我都願意在家裡看家，他們出去玩，我在家看家。我年輕的時候出去大概就是三個場所，一個是書店，一個是圖書館，以後學了佛了，就是寺廟，就三個地方，其他的地方從來不涉足的。就是電影院一年也不過是一、二次，而且我的要求還很高，我自己不

會花錢去買票，去幹那個事情，我覺得那個太可惜了，錢花得太冤枉了，一定要有人請我，而且那個位子一定在當中，最好的位子，旁邊的，我不幹，請我我也不去，所以他們都曉得我的條件要求很苛刻，難得去看一場。我覺得什麼？那個浪費時間、浪費金錢。所以那些人說我：年輕人不懂得去玩玩。我當時就告訴他，我說：我不是不知道玩，你們現在年輕的時候玩，我將來也要玩，我老的時候玩，我年輕的時候充實自己，我年老的時候玩。現在大家：唉，你對了。看我一天到晚在世界上飛，到處去玩，他們退休之後，苦不堪言。你們不會算帳，年輕的時候我要學東西，年老的時候才有本錢去玩，這個道理要懂。

所以我一生沒有道場，也沒有徒眾，也不參加任何活動，可是我們今天有許多人拿到這個錄音帶、錄相帶，他們拿到電視上去廣播，這個活動的範圍就太大了，不是任何一個什麼大型活動能夠相比。所以我們今天對全世界弘法利生，只要有一個小小的房間就行了，你們看樓上，你們現在上課的這個場所，就足夠了，對全世界弘揚佛法。這麼多年來我從來沒有寫過一本書，為什麼不肯寫？不值得寫，東西不成熟，去年的東西，我今年看到就不滿意，到明年看今年，也不滿意，以我自己這個標準，拿不出去，難為情，寫這個幹什麼。可是有不少人聽到這些錄音帶他們寫，寫了送給我看，我就不能不看了，我給它稍微修正，他們就拿去出書了，這書是這麼出來的。隨緣出來的，不是我有意去寫書，我才不幹這個事情，寫累死人，我怎麼去幹這種苦事情？

現在照這個錄音帶寫的人太多了，送到我那裡一大堆，我改都改不完。你們在上課的時候我在那裡就改這些稿子，他們急著要送到國際網路上去，但是送到網路上，我要看看才可以送，網路上現在東西已經就不少了。去年講的《金剛經》，他們寫出來了，分量

就是你們現在拿到《無量壽經講記》那一套四冊，這是八冊，我叫他們盡量刪，他說已經刪掉三分之二了，這是保留三分之一，還要八冊。所以什麼事情隨緣，順其自然就好，絲毫不加勉強，佛在經典上所講的這些大道理，一定要深入，要透徹，我們對於宇宙人生的看法自然就不相同了，這個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，身心自在，與一切大眾相處相安無事。

中國諺語常說「平安即是福」，平是平靜、平等。平安就是福，這句話講得非常講道理。儒、佛的教學也是以這個為目標，事事都要顧忌到社會安全、一切眾生的幸福，常存這個心就是道心，就是菩提心。常行這些事，這些事在佛法裡面歸納就是六波羅蜜，這是菩薩事業。佛告訴我們，不但一生要遵守奉行，生生世世都要遵守，都要奉行，這就是常講的菩薩道與菩薩行。